



纸上纪录片系列

金山寻梦

刘博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山寻梦 / 刘博智摄.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7

(纸上纪录片)

ISBN 978-7-80685-918-6

I. 金… II. 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华人—移民—生活—

现状—美国—图集 IV. J421 D634.3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354 号

总 策 划 王刚

执行策划 姜纬

特约编辑 颜文斗

责任编辑 洪健

整体设计 胡斌

技术编辑 李荀

书 名 纸上纪录片 金山寻梦

著 者 刘博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1/16 8.5 印张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978-7-80685-918-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64511411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纸上纪录片系列

金山寻梦

刘博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纸上纪录片系列
已出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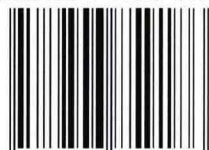
《江村纪事》	张祖道
《火车上的中国人》	王福春
《希望》	解海龙
《茶铺》	陈锦
《上海人》	陆元敏
《寻常》	路泞
《金山寻梦》	刘博智
《京剧守望者》	宁舟浩

镜子般的原生态记录，
直观展示行进于巨变中的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状态。

深度的视觉记录，
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深刻观察与思考，
也必将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

上架建议：文化 艺术

ISBN 978-7-80685-918-6



9 787806 859186 >

定价：35.00元

纸上纪录片系列

金山寻梦

刘博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总策划 王刚 执行策划 姜伟

重涉昨日之河

人只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击穿记忆的坚冰，重返那些曾经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空间。

摄影应该就是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种以每一个人满足自我为第一需要的影像记录方式，真实地记录了此时此地的一切所在，它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开启了人类对自我发展进程进行实证的一个过程。

历史，无疑是一切瞬间的总合。当一些具有特殊品格和旨趣的人，在道德感的规范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用影像表达一种寻常却别有意味的视角，这种镜子般的原生态的记录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深刻观察与思考，也必将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和怀想。

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纪实摄影以其渗透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和作品，广阔而深入地展示了这种震撼世界的变化，甚至直接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一批摄影家怀着强烈的时代认同感，用自己的作品对行进于巨变历程中的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状态进行了深度的视觉记录。他们的作品不仅呈示了难以取代的价值，而且始终给我们以超越时空的感动与沉思。

纸上纪录片系列丛书，主要选取近数十年来中国优秀纪实摄影家专题作品，希望以开放、包容的方式，能为研究和观察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真实、完整、直观、系列的视觉文献材料。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场景，在恍惚的意念中，重涉昨日之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而恰逢北美出现淘金热，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广东等地的底层民众或被“卖猪仔”、或作为契约华工、或以家庭移民的方式，怀着梦想前往美洲。

“金山”是一个地域——大洋彼岸的三藩市（San Francisco）落基山脉有金矿，且是华人的首选落脚地，所以“金山”最先特指此地，随着华人水一般在北美大陆上扩散求生，San Francisco则成为“旧金山”。“金山”在地域上的涵义扩大为泛指美加两国，再往后，“金山”的地域广度更是进一步扩大为澳洲、中南美等地。

“金山”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美好生活的象征。最先到美洲的广东先辈，他们被称为“金山伯”，留守故园的人们则隔洋强调、继续着这个梦想。直到今天，金山梦还在延续，而金山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幻？梦想背后的真实是什么？刘博智先生以客观、冷静、符号性的图像记录了金山梦的种种痕迹。

彼岸的金山上

颜长江

莫泊桑有篇小说，曾选入我国的语文课本，叫《我的叔叔于勒》。主人公她贫穷的一家，就指望那传说中的在海外发了财的叔叔于勒。小女孩在海船上，见到贵妇人可以大吃牡蛎，十分羡慕，心想要是于勒叔叔回来了，要吃多少就有多少。故事的结局似乎是，于勒叔叔的“金山梦”是一场空，记不清了。对我而言，海外的叔叔也像被金光笼罩的神仙一样，神秘得要紧——因为我仅在毛里求斯岛国，就有五个叔叔——五个“于勒”。

长大后回到祖籍地广东，这两样我都不神秘了。广东人吃牡蛎，撒上蒜蓉、酱油、椒盐，清蒸而出，美味异常。法国人那种生吃法，还是算了吧！另外我去海外见到了五个叔叔。他们属于拥有了金山的一群。我这才发觉，我们其实不了解、不重视这海外伟大的一群。去年，有几个叔叔回来了，他们很虔诚地祭祖、扫墓。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最富有的叔叔，到一个村庄，就会叫面包店用一个小破车，运来一个货架的面包，分发给大家。人们兴高采烈地分了面包。虽然在已经发达的梅州，谁都买得起面包，但在此时，面包与牡蛎又有何分别呢？！

本来很惶恐的我写到这里，觉得还可以写写老刘——刘博智先生。因为我是广东人，我有海外金山伯，我也去过偏僻如赞比亚、古巴、毛里求斯的唐人街，更因为我们很有些同声共气——别看我们有点文化，我们都很知

道“身上衣裳口中食”，离尘土很近，有一股俗气。不会太在乎一笔大钱，但会在乎仔细地嚼尽一块白切鸡或吮吸红油凤爪油酥起皱的一圈皮。根据这个习性出发，我们彼此很能理解。

中国人曾长期困于衣食，国内的底层族群如此，海外华侨，也是这般模样。这种和土地生理胶着的事实与感情，我们很难形容，它是一种粗糙有力的声音，它是一幅尘土弥漫的画面。在中国，用于形容这种状态的词汇很动人，比如“谋生”，同样，四川人“找活路”也是令人震撼的口头禅。广东人叫“搵食”，又解为“寻找食品”——民以食为天！这些令人敬重的词汇，可以用另一个词来表示：“实在”。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来定义和形容刘博智先生其人、其作品和海外华侨这一群人。

摄影的本原，即证明“实在”。刘博智先生没有艺术家常有的高蹈，非常“实在”地记录“实在”。他运用大画幅的120相机，而对最微细的生活场景进行细致描述，尤其是对衣食符号和神祇的描绘——这两种东西在我看来，是一回事，敬奉关公、观音的目的就是神像边的衣、食、床铺，这两者之间其实没多少中间状态——刘先生的描绘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从1979年开始，他频频回到祖籍地广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拍摄各种房屋的内景。对于一个物质贫乏并且要四处流动的群体，没有比他们的物件更有用的东西了，到这种地步，每一件物品都有符号，都有象征意味，不会多余。它们就如同词汇一样，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表意系统。对它们最好的表达就是不动声色的冷静，表面上的绝对客观。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摄影是极具社会学价值的，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以小见大的治史传统，也类似于德国贝歇夫妇所创立的客观摄影风格。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所缺而目前已意识到的，刘先生是做在前面了。

作为一个本土出生的中国人，我自然能看出刘先生画面中的异常之处。因为我们拥有的物件，明显与之很不相同。我看出华侨的生活，并不只是困苦，而且是一种扭曲：他们只照顾两样东西——衣食与尊严，也就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和最主要的精神支撑，其他中间状态的丰富多彩是无暇顾及的。不会有一本闲书，不会有一根高尔夫球棒，不会有关帝、财神、观音之外的神佛。这种事实集中反映到他拍摄的另一类作品上，那就是肖像。肖像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感，相信这不是刘先生的主观，而是对象具有强烈的情绪，在现实与天国之间、在环境与自我之间、在卑微与高贵之间，

不留余地，不加过渡，集中反映到脸庞上，是在维系一种极端的两方面，并使之不至于崩溃。“扶大厦之将倾”，人们有这么一种焦灼与沉重，从而凸显生命、生存本身。刘博智先生的技巧不用多说，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我觉得也不必多讲，面对那端坐的老板娘、佝偻的单身老汉、化妆浓烈的“女朋友”，我一下子会想到黛安娜·阿勃丝。

即使我也有华侨的关联，看过刘先生的图像，我还是感觉到，华侨是被严重忽视与低估的一群。原因无他，是他们离开了主流的中国社会，而易于被东、西方两种语境共同遗忘。刘先生的作品由此具备高度的社会学、史学意义，填补了“社会学影像”的一个大空白。而在审美表意，亦即从艺术上看，他塑造了伟大的一群，具有高度的悲剧感。流徙，向来是最重要的文化母题之一，自古如此，中西皆然。我们都知道摩西率众走出埃及，荷马笔下英雄们的归家路，屈原在江畔的行吟，俄国革命党人在西伯利亚冻原的脚步，约瑟夫·寇德卡视野中的吉普赛人，杰克·凯鲁亚克疯狂地“在路上”，罗伯特·弗兰克在美国长达两年的穿行……无需多加举例，我只是说，刘先生忠于自己的生活，而成就了一个很好的题材。这其实是一种传统，自己流徙，或面对他人的流徙，或都在流徙，于是直接面对生存、面对天地、面对神灵。

由此我又想到，其实有很多流徙的艺术家并没有这样一个“实在”的结果。比如张大千、郎静山等等，照样风花雪月，并无家、国、生、死的痛切。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种优雅地移动，并非真正的亡命。其实移动，也可以让人有新的灵感的，我因此怀疑他们的创造性已经衰竭。我知道刘先生出国谋生，是有着真正的艰辛的，哪怕做到教授的位置，衣食无忧，他还是没有“升华”，看上去还是一个“谋生”的人，所以，他能在连州的小吃摊上混个午饭，也能住进广州的城中村，一句话，非常的“实在”。

刘先生的“实在”行状，同我送面包的叔叔有点类似。他们没有什么虚话，离大道理很远，与生活有着会意与默契，能够脚踏实地地帮助他人。2006年底，我们一起赴连州做展览，刘先生在路就不停地和他人讨论，摄影怎样才能帮助他人，比如我们拍了别人，用照片可否回报些什么。这是与他认识两年来唯一听到的“理论”。他紧接着就说，在连州碰上过一个贫苦家庭，他已募捐了几千元帮这家维修房子，又帮这家的孩子找了个工作。到了连州，他又带着这个发育不全的孩子到处见世面，关心她生活的方方

面面。总而言之，这“雷锋”已经细致到有点迂腐和罗嗦了。而在连州展览的第一天，中外“名士”集中起来的开幕酒会时刻，他却一直呆在远处，坐在石头上和一个神经兮兮的当地小孩聊天。那孩子试图想跟他学摄影，而他就很实在地说：“搞摄影好难‘搵食’的哟！”就这么谈了一两个小时。这种耐心让我非常佩服。海外华人似乎具有更多的儒家色彩，敦厚而平静。

其实我更愿意讲一些生活故事，它比逻辑推理更有说服力。中国有句成语，叫“文如其人”，把作品与作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只是分析一些具体的作品，这样的呈现，才能接近作品的本质，进入作者的人生。人生也是一部作品，而且自然会牵出一个“金山——广东”的大场域。我们面对的是刘博智个人，他前面放着作品，后面是苍茫如幕的背景，一切密不可分。对于照片、文字、说话、生活细节，都应一并重视——这正是刘先生珍惜一切物象的方法论。

刘博智先生曾给自己的作品——或者说生活——命名为“再梦金山”。我立马联想到我们小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曲，叫作《北京的金山上》。从现实到梦想，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对于贫穷无助的人来说，似乎那上帝一显灵，大家就发达了。我看老刘的图片，会有感而发，可以来一首《美国的金山上》：“美国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关帝爷就是那心中的太阳。”以前大家就是满怀着这么一种希望去的。我看了这些照片，我的感受就是：即使上帝是存在的，但个人奋斗的痛楚却一点儿也不会减少。





金山寻梦

刘博智

—

在我十多岁的那些年里，香港报纸天天都在报道海岸巡逻队发现了多少具尸体。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很多人利用篮球或橡胶内胎，从海路偷渡到香港。没成功的人，有的淹死海里、有的被鲨鱼吞噬、有的被枪击。当时是1966年，美国正进行越南战争，嬉皮士们则沉溺于毒品的麻醉中。

那时，母亲和婶婶经常送衣服和食物到广州的亲戚家。可是，人们却告诉我，若要到美国去，就不可以越过香港北边20英里的边界去探望祖父。1968年，我还在香港。19岁的我，很快便高中毕业，为避免过牛马生涯，我要找出路。我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急切为自己寻找有意义的将来。我选择了摄影。

教我这门暗房魔法的启蒙老师，是几位初中同学。这玩意远比学校的枯燥课程有趣多了，而且，也更有意义。当我学会基本技术后，便想到国外继续深造，因为那里的摄影技术更为先进。同时，我也想离开香港这地方。

我在报读多伦多一所艺术学校的时候，需要提交一幅自画像。当时，在只懂制造白领和工人的英国殖民地里，学习艺术是不切实际的。在香港的教育体制下，我也从没接受任何艺术训练。后来，是一位中学同窗卢佑祥为我完成这幅画。为了达到学生签证的要求，父母要设法为我弄得伪造的财政状况证明。这次，全凭两位广安银行经理的帮助（第一次是我的长兄博明）。他们很信任我的父母，并相信我在北美不会做任何丢脸的事。当然，两位经理也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

随着离家的日子临近，父母又从朋友处借来700加元——这在当时来说已是数目不菲——可用作购买机票和交付学费。此外，母亲还额外给我借来一笔钱，用作购买两台照相机。这是除了房租以外，家里最大的花费。

一年半后，我已在加拿大一家餐馆里工作了3个月。老板提出了与我合伙的建议。他不用我出资，希望一起在鲁华科舍省的小城镇，开办中式快餐连锁店。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到北美来的目的，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就在那个星期，我收到母亲的来信，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这消息让我怅然若失，十分难过。自3岁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现在，我只要一见到人家祖孙三代欢聚一堂的景致，心里就会涌起一丝妒意、一阵伤感。

我和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见面或相聚的机会，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中美交恶。如果我越过边界去探望大陆的祖父，就可能被中美双方怀疑是间谍。我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被剥夺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很多生活在北美的中国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无法回到中国。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往后十多年，我也没有机会见到我年华老去的父母。后来，他们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我失去了自己的家，而加拿大是永远无法替代家的。

梁亚三一家首次离开中国，是在日本人侵占中国南部期间。为了炫耀武力，日本人将200名老百姓逼上舢舨，在浇了煤油后，将船拖到海湾，然后点燃，再用机关枪疯狂扫射。那时，梁家携着所有易携的物品，于午夜过后，便划船逃往越南。

二战结束，他们回到中国。接着发生的内战动荡，逼使他们再次逃往越北海防。他们在北部湾以打鱼为生，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去了。不久，越南掀起抗法浪潮，越南内战随即爆发。梁家驾船南行前往湄公河三角洲。后来，美国人到了那里。他们又逃往泰国。最后，他们以难民身分进入美国，并在教会协助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奶品场找到工作。

1976年，他们一家17口穿着橡胶靴，每周在冷库里工作6天，每天18小时，每月收取780美元。他们感到遭受严重的剥削。长子学会驾车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奶品场，迁往旧金山唐人街。我就在那儿认识梁亚三。他们住在市区最后一家贫民窟旅店的临街二楼，旅店名称颇具讽刺意味：公平旅店。

梁家与许多初来的难民一样，可领取福利金。几年后，我尝试联络他们，可是公平旅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一座摩天高楼。有次在斯道克顿街上（唐人街购物区），我偶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梁亚三的亲戚，她生下一名残疾孩子。当时，她正在街边卖鱼，被我认出，她有点不好意思。

她告诉我梁家就在对街的公寓二楼。原来，他们从几户人家里，筹集了一笔款项，用来购买一艘旧船，重操旧业，以打鱼为生。自尊心叫他们不可依靠福利金过活。

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们这些目不识丁的人，究竟怎样适应与越南北部湾截然不同的水域，并能在这样排外的捕鱼业里立足。将船开往太平洋和墨西哥湾，所需的不仅仅是勇气，相信冥冥中有着一股超乎寻常的集体生存意志力支持着他们，使他们虽然面对如此严苛的境遇，也能勇敢地面对挑战。

1999年，我在巴黎和贝思出版社出版人林达生先生欢聚，而此时一群中国人又在出洋的路途上丧生！林先生后来写道：“刘博智离开巴黎的翌日，传媒头条报道：在一箱运载番茄的货柜里，闷死了58名主要来自中国福建的偷渡客。瞬间，刘博智的一张照片涌上脑际：一瓶用墨西哥酒浸泡的蛇酒。就让我们闭目默想、凝神移物；将酒洒于天际云间，超渡无数过去的、现在的，或许不幸地还有将来的纯朴天真心灵吧！”

寻梦金山亦有颇为讽刺的事情。40年前的香港，人们为了帮补家用，会制造塑料花。我的家人及邻居也有这样的经历。塑料花是一种石油副产品，它们是盛在冰箱大小的纸板箱里出口的。在嗅了数小时的怪异气味后，我实在难以想象有谁会购买这些难看的人造花。多年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堪萨斯州约翰逊县的一处，遍布塑料花的海洋里——因它们随处可见，如餐桌或公墓等地方。现在，我居于堪萨斯州道格拉斯县。将来，我的儿子会不会去做人造花或其他劳什子呢？他也许会被人解雇，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苦。对他来说，吃苦耐劳的道德准则尚需培养。

追逐财富的寻梦之乡，是否标志着更美好的生活？

到底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生活？

当追逐财富的巨轮在转动，自我满足和愚昧会蒙蔽我们。

下一座“金山”会在哪里？

哪些人会成为劳工？

哪些人可以有选择？



p10-11: 2005年，广东开平碉楼墙上的民国装饰画。这艘驶往“金山”的邮轮名“柯立芝总统号 (President Coolidge)”，在侨乡广为人知。船首飘扬着民国国旗，船尾飘扬着美国星条旗，两个大烟囱上画着美金的符号。

p15: 1978年，纽约市布鲁仑。手拿威士忌和香烟的华人洗衣工。